

自信的光彩

一個自信的人，必定有堅強的毅力去克服困難，努力完成自己的願望，以至人生理想。這樣的人，也必然充滿朝氣，臉上煥發出一種不易察覺但又令人感受到的光彩。

自信的人，面對逆境，會不卑不亢。對強勢者，不畏懼，坦然處之；對弱勢者，也不逞強，和諧相處。不過，說是輕鬆，真正做到殊不容易，尤其是身處異國他鄉。



客居人語

姚船

記得疫情前，幾個朋友在酒樓茶敘。其中有一位是第一次見面，帶她來的朋友向她介紹在座者，輪到我時，他特意說我家裏有兩個洋媳婦，兩個兒子都娶了西方姑娘。新朋友點頭微笑，我卻有點尷尬，這樣平常的事，也值得貼標籤？

目前在加拿大，中西聯姻，已是平常事，儘管還不普遍。這其中，華男娶洋女比華女嫁洋漢又要少，但也絕非鳳毛麟角。社會開放，尤其是年輕人，只要兩情相悅，管什麼膚色不同，文化有異，只要有共同理想，就攜手走入婚姻殿堂。

對於一個普通家庭來說，媳婦能否叫好，並不在膚色，主要看品性。尚能夫妻相惜，尊老愛小，鄰里和睦，入得廚房，出得廳堂，那就是一家之福，值得稱道，也讓長輩驕傲。但至今仍有人認為有個洋媳婦就能給家裏添光。

也許，這多少受到歷史上華裔遭歧視的影響。一百多年前，數以千計的華人離鄉背井、遠涉重洋來加拿大參與修築太平洋鐵路。當他們用血汗和生命，在冰天雪地極其艱苦的環境下鋪下最後一根枕木、打下最後一支釘時，當局不顧華工死後，把他們遣散，並實施所謂的「人頭稅」，要新入境華人交五百元加

幣。在當時底層勞工每周只能賺幾塊錢情況下，天文數字的人頭稅基本斷絕了家屬來加的機會。

緊接着的《排華法》，規定華人只能從事勞工、傭人、洗衣、雜碎食肆等工作，更不能與白人通婚，違者有牢獄之災，硬是把華人壓在最底層，白人高不可攀。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排華法》在各方壓力下終於取消，華人開始有了喘息機會。

經過幾十年艱辛努力，華人在各個領域都有所突破，為加拿大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令人刮目相看，與白人共諧連理自然也多起來。不過，現在社會上「白人至上者」仍大有人在。而在華人社區，一些人潛意識中，總覺得華洋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溝，對白人另眼相待，怕得罪，恐惹麻煩。

有一次，大兒媳婦聽說一間大型華人超市有賣日本零食，遂約好時間跟我們前往。結賬時，她堅持分開付款，自己提着購物籃排在我們後面。我付完款，接過收銀員遞過來的收據，習慣地說聲「謝謝」，她理都不理，逕自轉過頭去。也許看到一個白人面孔了，她卻立刻有了笑容。我們站在旁邊等待。兒媳婦付完款，說「Thank you」，她馬上回了一句「You are welcome」。我和內子面面相覷，心裏說不出什麼滋味。

回程中，我想，追求族裔平等，恐怕最先還是要建立自信，讓心態平衡。因膚色感到自卑、怯弱，永遠不能達到我們渴望的安樂。一個人，以至一個族群，如果缺乏自信，將失去自身的光彩。當然，自信不是自驕自大，而是——把腰板挺起來！

聽見色彩

五一假期，上海西岸美術館展出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一八六六至一九四四），紀念這位著名抽象藝術家誕辰一百五十五周年。

談及康定斯基，我們總會想起他在包豪斯學院任教的那些日子。這座一九一八年在德國創立的藝術學校僅僅存在十餘年，畢業學生總共不足五百人，卻明星雲集、影響深遠，成為人們談論二十世紀現代藝術時繞不開的關鍵詞。無他，只因那裏鼓勵創新，亦鼓勵包容。不同風格和流派、不同文化背景如何？照樣可以互動共生。

在包豪斯任教的著名藝術家，比如保羅克利和康定斯基等，從來不曾固限自己的創作風格及思路，而是盡可能地汲取、悅納，再建構獨有風格。康定斯基晚年對中國青銅器頗為鍾愛，今次在西岸美術館的回顧展中，特意由上海博物館借出數件青銅器，與畫家畫作同場並置，以幫助觀眾感知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交融往來。出現在康定斯基晚期畫作中的象形文字，或許正是從中國的千年青銅器上鑄刻的甲骨文得到靈感。

康定斯基的悅納，不僅僅限於視覺藝術領域，他亦看重不同



黛西札記

李夢

藝術媒介之間的互動。據說他擁有「聯覺」這一奇異本領，可以在看見色彩的同時聽見聲音，也能在聽見音符流動的時候想像不同色彩的交疊。他常常以「即興」（improvisation）為自己那些色彩鮮豔的畫作命名，讓人想到音樂世界中亦有「即興」的創作手法，沒有預設、極少框限，興之所及，而常有驚喜。

畫家本人亦是古典樂迷，對於德國作曲家華格納的作品尤為推重。個中緣由，不止在於華格納諸多歌劇作品開創現代音樂，亦在於這位先鋒作曲家對於「主導動機」的運用，或提醒康定斯基關注色彩背後的意涵。當音符可以敘事的時候，顏色為何不可？

讓人唏噓的是，康定斯基並不被希特勒欣賞，而是將他的畫作統歸為「墮落藝術」，連彼時發展正好的包豪斯學院也無法避免被迫關閉的命運。康定斯基遠走巴黎，自此再未曾回到自己的成名之地慕尼黑。而華格納的音樂尤其是歌劇作品，卻備受希特勒推崇，甚至被納粹視為「國家精神」的象徵。如是冰火兩重，關乎藝術世界的紛繁，亦關乎人性。



▲康定斯基《即興創作研究III》。作者供图

迷你香港



市井萬象

觀塘全新商場裕民坊「YM²」現正舉辦「觀塘·傳情 微縮藝術展」，展出三十八件超精細藝術品，還原觀塘區的舊貌，還有展示香港多個地標及傳統習俗活動，如長洲搶包山、大澳棚屋、利東街等，讓市民可以重溫昔日香港的風采。

香港中通社



權力的遊戲



英倫漫話

江恆

還記得風靡全球的美劇《權力的遊戲》嗎？劇中各種爾虞我詐和血腥殺戮，都是為了爭奪那個象徵權力的鐵王座，而近日鬧得沸沸揚揚的英國首相約翰遜「裝修門」事件，表面看是他涉嫌違法使用政治獻金裝修首相府，實際上卻是身邊人的勾心鬥角，最終離不開權力二字。

這裏所指的身邊人，簡單來講，就是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先來說這個男人，他就是約翰遜曾經的心腹愛將、首相高級顧問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他也是揭發「裝修門」事件的關鍵人物。卡明斯一直被視為約翰遜的左膀右臂，兩人的關係好到什麼程度？當初二〇一六年脫歐公投時，就是卡明斯為約翰遜出謀劃策，拋出一句「拿回控制權」（take back control）的經典口號，成功俘獲選民，令脫歐出奇制勝。在二〇一九年，又是在卡明斯的建議下，約翰遜兵行險着，提早舉行大選，結果帶領保守黨取得了壓倒性大勝，從而順利坐穩首相的寶座。可以說，沒有卡明斯，就沒有約翰遜的今天。

在二〇一九年初，英國第四頻道電視台播出了揭露脫歐公投背後陰暗面的電影《脫歐：無理之戰》（Brexit: The Uncivil War），其中由英國著名演員班尼狄甘貝治（Benedict Cumberbatch）出演的男主角，原型就是卡明斯。和現實生活中一樣，劇中的卡明斯長着光溜溜的大腦門，為人神秘低調，常常躲在幕後，他尤其擅長揣測選民心理，在選戰中多次提到中國《孫子兵法》中的策略，經常想出各種鬼點子，以至於有評論形容他看起來像個十足的「陰謀家」。

就是這個曾為約翰遜立下汗馬功勞的人，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卻黯然辭職，兩人公開反目，原因是他擁有太高的權力，遭到保守黨內其他派系的排擠。據保守黨人士透露，卡明斯仰仗在首相府的影響力，不斷干預人事任命，黨同伐異，到後來幾乎是隻手遮天，引發黨內怨聲載道，最直接的一個導火索是卡明斯將自己的親

信凱恩安排出任英國首相通訊總監，招致大批黨員和高層的反彈，他們威脅說，如果不炒掉卡明斯，就把約翰遜趕下台。

在黨內巨大壓力之下，約翰遜向卡明斯攤牌，要求他在主動辭職和被炒魷魚之間二選一，識趣的卡明斯決定自己執包袱走人，有記者拍攝到他抱着一個紙箱，落魄地離開唐寧街十號首相府，場面相當狼狽。有政府內部人士感慨地說，曾經親密無間的兩個人算是徹底決裂了，看來打江山奪取權力是一回事，坐江山分享權力又是另一回事。

在反對卡明斯的人中，包括了約翰遜的女友西蒙茲，她的介入被認為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她就是接下來要說的另一個女人。在英國人眼中，現年三十三歲的西蒙茲絕非等閒之輩，她早年大學畢業後不久便進入保守黨擔任公關，之後認識了約翰遜並協助他於二〇一二年倫敦市長競選中成功連任，隨後兩人關係迅速升溫，她與尚處於婚姻狀態的約翰遜展開了婚外情，並於去年為其產下一子。

去年十月，英國知名作家湯姆·鮑爾在他所著的傳記《鮑里斯·約翰遜：賭徒》（Boris Johnson: The Gambler）一書中，披露了約翰遜如何用情不專，包括兩次離婚，以及西蒙茲如何施展手腕，在歷史上首次以未婚女友的身份入住首相府。英國輿論把西蒙茲描繪成權力欲極強的女人，不僅在首相府喜歡「後宮干政」，在家裏也是一言九鼎，比如，兩人據說時常在家裏吵架，有一次還因為聲音太大而被鄰居報警；約翰遜淪為奶爸，自

稱會在半夜起來為小兒子換尿布；西蒙茲也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約翰遜胸前背着兒子的照片，她自己卻兩手空空撫弄寵物狗的照片。此次「裝修門」事件，也是源於西蒙茲看不上前首相文翠珊對首相府家居布置的品味，不願約翰遜的反對，執意找來英國頂級室內設計師進行超豪華大翻修。

根據卡明斯的爆料，此次首相府裝修金額高達二十萬英鎊，在需要約翰遜個人支付的部分，約有五點八萬英鎊來源不明，據悉是保守黨金主以政治獻金名義替其承擔，但卻未有如實公開申報，行為涉嫌違法。卡明斯還直斥約翰遜在人品上存在缺陷，包括他會私下發表冷血言論，稱寧願「屍體堆成山」也不想再次封城等。用英國人的話說，卡明斯掌握很多約翰遜的秘密，他過去為朋友兩肋插刀，如今給朋友插上兩刀。

約翰遜否認所有指控，聲稱裝修花費都是他個人掏腰包，惟外界仍頗多質疑，因此他缺錢已是公開的秘密。約翰遜雖然擁有十五萬英鎊的首相年薪，但他二次離婚向前妻支付了大筆費用，還有四個孩子需撫養，財政上是左支右絀，負擔沉重。去年曾傳出約翰遜因為收入太低有意辭職的消息，而在擔任首相之前，他僅憑《每日電訊報》的固定專欄，年收入已近二十八萬英鎊。

目前英國選舉委員會已着手調查事件，英國《每日郵報》早前刊出「首相保衛戰」的標題，形容約翰遜走在鋼絲上，背後政治對手們正虎視眈眈，可謂耐人尋味。



▲《脫歐：無理之戰》男主角以卡明斯為原型。劇照

如真若幻大觀園



文化什錦

陳德錦

曾評點《紅樓夢》的王蒙說過，這部小說就像一本剛剛出版的新書。「新書」，當然不是只對初看者而言，而是點出它豐富的內涵。《紅樓夢》本是一部未寫完的書，後四十回是續作，而整部小說又像串珠般把大小故事連貫起來，伏線若隱若現。重讀一遍，每顆珠每條線都足以引發新觀感。但書中有一個地方，規模完整、描寫詳細，又與人物故事緊扣。這地方，就是眾多賈府兒女和貴親所居住的大觀園。

大觀園，人人都知道它大，但究竟有多大？《紅樓夢》第七十五回所記，榮國府、寧國府的正門相距「一箭之地」。古人射箭，可達二百米，正門在府第正中央，中隔小巷，那麼兩府南面總寬度不少於四百米。大觀園建於兩府之北，移牆造池，南北稍寬，略呈方形。在建園前丈量了周界是「三里半」，即今二千米（每里一千八百尺、每尺合公制零點三二米），這是合理的推斷。

周界如此，則面積便為二十公頃。某些

學者估計可能只得五、六公頃，但如只此大小，就不足以容納園子七八十個景點了。或有人認為：薛寶釵要由北面的蘅蕪苑步行半公里曲曲折折的路才來到住在東南面的怡紅院實在太遠，那麼賈寶玉跑去西南角的瀟湘館找林黛玉卻又真是一箭之遙，有助二人醞釀情愫。可見虛構的距離感也具有寫實的基礎。

作者還運用時間的延宕來表現空間的宏闊。在第十七回，賈政一行人等初進大觀園，花了半天才瀏覽了一半，賈政已覺腿酸。第七十六回，賈府小姐們已進園住了差不多五年，臨近中秋，史湘雲和林黛玉一同到凸碧山莊、凹晶館賞月聯句，湘雲談到這兩座館閣的特色：「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這裏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裏去。」言談間彷彿她們五年來不常來遊！

有人拿大觀園同中外「世界級」的皇家花園甚至國家公園比較。我不曉得除了比較面積大小，還有些什麼可以相提並論。大觀園只是一個官僚世家的私人園圃，已佔地二十公頃，這在世界歷史上可說絕無僅有。園內建築之富麗、人文氣息與自然景觀之相融，又非一般公眾人士可到之處能比肩。得佩服大觀園的設計師曹雪芹，他「滿

紙荒唐言」，卻於此高度寫實加想像，害得歷來繪圖者大費周章，描出幾十個圖樣來。怡紅院在東南或西南面？沁芳亭呢？凸碧山莊離地面有多高？這一類問題，即使圖樣能夠解答，也必得讀者運用想像，在腦海中構造。

大觀園如真若幻，裏面每座房舍，與所居人物的性格搭配恰當，簡直是訂造一般，又像是人物老早挑選好、設計好的。林黛玉所居的瀟湘館是「鳳尾森森，龍吟細細」，茂林修竹配襯了女主角文雅清秀的氣質。怡紅院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有極精緻的室內設計，正是寶玉這貴介公子的標準居停。胸襟廣闊的賈探春住進了靠西面的秋爽齋，居室一派爽朗之氣，又擺放了許多古雅的文房用品，正是喜愛書寫、具行政能力的女主人性格的延伸。

薛寶釵所入住的蘅蕪苑，被一座又一座山石所遮蔽，雖多植攀援植物，卻少艷麗花木，房舍清幽，擺設簡樸，襯托了寶釵能藏愚守拙卻又明慧高雅。牽藤引蔓的異草，更說明她能適應環境、隨遇而安的個性。恍如「山中高士」身處冰雪的環境，又預示與寶玉婚後嘗透了孤寂。這樣看，大觀園裏的建築，又有預表人物命運的作用了。